

有时会见到这样的情景：地铁或者公交车门一打开，乘客就会一拥而入，然后不管男女老少都会想着去占个座位，结果，由此导致的争执和纠纷层出不穷，大打出手也是隔三差五的新闻。每当看到乘客争先恐后，用足力气，费尽心机地去抢座位，我总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其实也不过几个站，不过一点时间，真的

一定要坐位子吗？

我曾在东京的丰岛五丁目住过些时日，那里有很大的住宅小区，如果要去市中心，可以到地铁王子站，那里有四通八达的地铁或者公交车。不过，从小区到王子站，得走二十分钟的路，要是不想走路，小区门前有公交车班的，而且是始发站，十分钟左右就有一班车驶往王子站。乘坐车的人不少，上下班早晚高峰时尤多，候车的队伍排得很长，即便平常时段也是基本满员的。说实话，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人公然插队，也从来没有看到过乘客们上车后纷纷抢座位。

这车上当然是有座位的，并且设有和我们这里一样的老弱病残孕的爱心专座，可是，让我好奇的是，车上乘客再多再拥挤，那些专座也常常是空着的，很少有人去坐，不要

飞机慢慢上升，我透过云层，望向远方那片美丽的土地，青山绿水，彩云飘飘，美若仙境。一个关于希望的故事，在心中激荡。

永平县地处云南省大理州，古称博南。这里高山、河流、坝子纵横交错，风景秀丽，22个民族在此聚居，是“南方古丝绸之路”——博南古道的枢纽地段。沿着清晰可辨的马蹄印，当年中国

正在帮助他研发不同口味的酵素产品。也许不消两三年，当地就能以这一形式解决水果的深加工问题，而市场上也会多出一款浓缩了复旦和永平多年帮扶情谊的新饮品。

博南镇胜泉村的老杨

马乐君是当地一位80后企业家。作为云南大学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他本已拿到了一份事业单位的工作，但感念于母亲十八年坚持卖咸菜供他上学的苦心，他不顾母亲反对坚决继承母业，只为母亲从此不再奔波劳累摆摊卖咸菜。他说，一路走来确

有艰辛，但得到更多的是支持，看到更多的是希望。从接手母亲的小小咸菜摊，到如今建成年处理新鲜青菜6000吨的加工生产线，编织起覆盖云南16个地州的销售网络，马乐君用了十二年的时间。如今，他每年联系4000多户农户种植蔬菜，其中有600多户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每到年底，当他拿着几百万现金分发给农户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活得很有价值——卖咸菜不仅让自己的母亲颐养天年，还帮助了更多的乡亲，让他们不必再外出打工，而是可以与家人团聚。最近，本可“小富即安”的马乐君又投入一大笔经费开发新的生产线。原来，在学校扶贫干部徐宏波的牵线下，生命科学学院吕红教授团队

说去抢了。有些白发苍苍的老夫老

姬即使站在爱心空座前也不落座，他们安静地站着，有人请他们去坐

抑或干脆让座，他们却微笑着有礼貌地婉拒。后来，我才知道，这些老人之所以不坐爱心专座，是因为他们认为为自己虽然上了年纪，但还未到“老弱”的程度，既然如此，岂能占座，应该一直保留着，让给真正需

要的乘客。老人尚且如此，遑论年富力强者了。正所谓环境造就人，我在

丰岛五丁目居住的那些日子里，在这条公交线上一次都没抢过座位，甚至一次都不曾落座，总是扶着车上的把手，腰板挺直，从从容容地看着窗外的风景。

但是，现在，我也不知不觉地加入争抢座位的大军了，一人公交车或者地铁车厢，脑子里想着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去占个座位，所以两只眼睛左看右看，东张西望，随时准备伺机而动。有一次，我看到一位打扮端庄的中年大妈带着一个朝气蓬勃的小学生冲进车厢，像猛狮一般直扑刚好空出来的座位，不料就差那么一点

点，让一位步履矫健、动如脱兔的老年大爷捷足先登。功亏一篑使中年大妈颇为愤然，在乘坐的五六个站头里一直絮絮叨叨，端庄尽失，而那位老年大爷则大约为自己的身手敏捷而沾沾自喜，不断地抖晃双腿，同样斯文不存。我忽然很想向他们发问：“真的一定要坐位子吗？不坐位子会怎么样呢？”其实，我是在问我自己。我想，静下心来会发现，事实上，我们都不是一定要坐位子的，只是习惯使然，仿佛泰山，才安逸逍遥；我不相信乘一趟公交车或者地铁，是一定要抢个座位坐坐才算完满的，我也不相信所有的乘客都认可抢座位是个应不断发扬光大的好习惯。

不好的习惯导致许多不好的结果，所以不好的习惯要改变，好的习惯要培养。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那些因抢座而闹出事端者总是指责对方没有素质，那看来大家还是知道人是有素质的。每每想到丰岛五丁目的那些有素质、有修养的从来不抢座位的乘客，我就肃然起敬，他们不论年龄，不论男女，个个都是绅士淑女。与其说绅士淑女是种模样，不如说是种文明的状态，是种精神的景象。哲学家、文学家爱默生这样说过，绅士淑女是近两三个世纪以来主要的精神产物。既然属于人的发展过程，那看起来要求我们这些人都不抢座位显然还有待时间，不过，尽管不能一蹴而就，但也可以大力提倡的。

真的，对大多数乘客来说，当你踏入公交车或者地铁车厢时，都应该对自己说一声：不要抢座位，你是可以站立的，一个人能够站立着是件多好的事，而站立是多美的姿势。

在复旦大学附属医院尤其是金山医院的持续帮扶下，永平县人民医院的医疗水平有了很大提升，当地“健康曲线”正被改写，百姓在本地就医的意愿大大增强，而数字化乡村体检平台等的建设，使慢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不再是梦想。

回沪的飞机已经航行在更高的高空。想起那棵植根在博南古道边的古元梅，据称它已有800多年树龄，如今安家在博南古道纪念馆院子里，它苍翠挺拔，生命力旺盛，见证着这里的生生不息，不知道是否和我一样，为这里充满的希望而心生喜悦。

希望的种子，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发芽、生长。人因希望而活，国因希望而兴。这份希望，不正也是我们国家的希望吗？

上海风景工作室在淮海路上的无印良品，举办过《谁的设计——大家一起来解密》展览，展出了51件父辈的设计，其中有一件是金鸡牌饼干包装，整体黑底彩色的牡丹花，设计十分艳丽，引人注目。我一看，就知道这是钱定一先生的作品。

1964年，我拜化妆品设计大师顾世朋先生为师父，学习化妆品设计，在食品日化公司的美工组办公，美工组分两个部分，顾师父负责化妆品设计，钱定一先生负责食品

设计，由于同室工作，我也有幸认识了钱老。那年，国家鼓励轻工产品出口创汇，动员各个行业设计新产品，每年，公司外贸部也会从广交会带回来各种进口食品、化妆品样品供美工组参考借鉴，让我们开眼界长见识。那时，对我们的产品，有一个说法：我们产品是一等质量、二等价格、三等包装，必须改变产品包装陈旧落后的面貌，才能到国际市场去竞争。食品日化公

司组织基层美工及科技人员，一起进行新产品开发设计会战，我也有幸参与其中。

钱定一先生的金鸡牌牡丹饼干包装，就是那时设计的出口产品。从金鸡的注册商标到包装上的中英字体，全部由钱老一手设计完成。我曾在钱老工作台上，看着他手绘硕大盛开、彩色各异的牡丹花，钱老胸有成竹，心沉气定，用笔渲染着每一朵花瓣，慢慢地一朵朵牡丹花在他笔下绽放，然后，黑色填底，彩色牡丹呼之欲出，美丽动人，一个经典的包装就是这样产生了。

新设计拿到广交会，获得外商赞誉，成交量自然可观。

钱定一先生那时还设计了许多饼干、巧克力和啤

酒标签包装，都是手绘而成，有时还使用喷绘技法增加产品的立体感。那时包装上的产品都不使用照片，而是用手绘图片，钱老画的苏打饼干，又松又脆，不焦不硬，采用水彩画法而且用色极少，其他美工都没有他画得好，以致生产饼干的泰康食品厂，每次开发新产品，都要指定钱老设计。

钱老的绘画美术功底深厚，得益于长期的艺术修炼。他1947年就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玛迪逊市市立图书馆举办个人画展，他擅长山水、花鸟画创作，擅长作诗写字，是诗、字、画三位一体的艺术家，他九十岁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还为他出版画册。

他与顾世朋师父也是好朋友好搭档，师父创立的众多化妆品品牌中文，全由钱老书写，“美加净”“蓓蕾”“芳芳”“蝴蝶”“海鸥”“天鹅”……都出于他之手。

如今再见钱老设计的牡丹饼干包装时，除了欣赏以外，更激起了我对钱老以及他的设计往事的回忆……

半个世纪前，“美加净”的设计造型和包装就已经根据产品形态做出许多变化了。

上海货与设计师

责编：林明杰

刘蔚

黑色河流上的天鹅之歌

西贝柳斯最重要的艺术成就是他的七部交响曲和小提琴协奏曲。年轻时，他曾先后前往柏林和维也纳进修深造，在维也纳师过作曲家戈德马克为师，还投考过维也纳爱乐乐团，希望成为该团的小提琴手。虽然未能成功，但在维也纳的学习经历让他大开眼界，尤其是对贝多芬的音乐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他宣称自己崇拜贝多芬高于其他一切作曲家。这在他的《第一交响曲》、《第二交响曲》中都有所体现。这两部交响曲有田园风光的抒情歌咏，也有史诗般的气氛。而第四乐章中紧张的戏剧性冲突，经历黑暗和苦难，走向宏伟庄严的光明结局，显然受到了贝多芬理念的影响。《第一交响曲》的第三乐章，那粗犷而富于活力的民间舞蹈，

也让人不禁想起“乐圣”《命运交响曲》第三乐章中那段著名的“大象的舞步”。

西贝柳斯对交响曲和交响诗有过明确的区分。他认为，在交响诗中，作曲家

有他们想要阐发的故事，或是某些事物的各个方面，再不然就

是一组意象。但这不是交响曲。“我的交响曲不论构思或是表现都仅取决于音乐，而没有文学上的考虑。我可不是个文学音乐家。当然，的确曾有一些意象从我心中油然而生，和正在谱写

的乐章互相联结，但是交响曲创作的发展和孕育却是完全音乐性的，在我创作交响诗的时候，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从《第三交响曲》开始，西贝柳斯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第三到第七交响曲的长度都没有超过最初两部，趋向精简。形式上更加灵活多样，颇有“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的意味。第三和第五交响曲变成了三乐章的结构，第七则是单乐章的交响曲。音乐少了些外在的渲染，更注重人的内心世界的表达，内涵更丰富，富于沉思和内省的哲理性，而情感的浓度却更加浑厚深沉。就像芬兰的雪

原林海，冷峻苍茫的外表下有一颗炽热深邃的心。

西贝柳斯生前已功成名就，备享荣耀。然而，在1926年写完最后一部作品、交响诗《塔皮奥拉》后，作曲家就此搁笔。直到1957年以92岁的高龄去世，西贝柳斯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分之一时段里，再也没有作品问世。他为什么盛年封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了20世纪音乐史上的一大谜团。西贝柳斯晚年也绝口不谈自己的音乐，他把谈论自己的音乐比喻成把玩蝴蝶，“一碰就碎了，我的乐曲也是如此。一提到它，就置它于死地了”。

西贝柳斯的交响诗《图翁内拉的天鹅》（《列敏凯能四传奇》中的第三首）中，英国管唱出哀婉凄美的天鹅之歌，缭绕在黑色的死亡之河上。西贝柳斯的绝笔之谜，就像图翁内拉的天鹅那样神秘。不过，他那些高贵壮丽的音乐，却在我们的心头回荡，绵绵不绝……

江作青罗带（中国画）黄格胜

古诗读萃札记

杨立炎

咏李白

一代诗风百代根，芙蓉出水入时新。举杯邀月凌云气，走笔河山锦绣春。

咏杜甫

烽火关山叹陆沉，民煎国难痛锥心。少陵逝去无诗史，乱世华章血泪吟！

注：烽火关山指安史之乱。少陵为杜甫自号。

咏白居易

《卖炭翁》怀悯老情，琵琶曲女诉心声。眼中景物家常语，诗到香山归易号。

咏苏轼

官贬蓬飘奈若何？江流不改荡清波。诗书画指雄今古，风雨人生壮曲多！

注：苏轼先后被贬黄州、惠州、儋州，他的诗、书、画成就极高，被称为三绝。

咏陆游

诗人战士首推公，铁马冰河唱大风。斯文罕写从军乐，更无几个识兵锋！

